

馬列主義叢書

列寧著

論歐洲聯邦口號



無產階級革命底軍事綱領



外國文書出版局印行

一九〇五年莫斯科學

045
1230/5

！來起合聯，者產無界世全

著 寧 列

號口邦聯洲歐論



領綱事軍底命革級階產無



行印局版出籍書文國外

科斯莫。年〇五九一

明聲局版出

本版列寧著論歐洲聯邦口號和無
產階級革命底軍事綱領兩文，係按
馬恩列學院主編列寧全集第四版
（莫斯科，國立政治書籍出版局，一
九四八年，一九四九年）第二十一
卷和第二十三卷所載原文譯出。

目次

| | |
|------------------|----|
| 論歐洲聯邦口號····· | 五 |
| 無產階級革命底軍事綱領····· | 一〇 |
| 簡要註釋····· | 二五 |

論歐洲聯邦口號

我們在社會民主黨人報第四十期上曾通知說，我們黨的國外支部代表會議（註一）決定把「歐洲聯邦」口號問題暫時保留，等到在刊物上討論這個問題底經濟方面（註二）時再講。

我們的代表會議對於本問題的討論帶有片面政治的性質。這也許有幾分是因為在中央宣言上把這個口號直接提作政治的口號（宣言上說：「最近政治口號：」），而且那裏不但是主張共和制的歐洲聯邦，同時還特別着重指出，「若不用革命手段推翻德奧俄三國君主制度」，則這個口號便是毫無意思和虛偽的。

在對這個口號作政治估計的範圍內來反對這樣的問題提法，譬如說，以為這個口號能蒙蔽或削弱社會主義革命口號等等，那是完全不對的。真正民主的政治改造，尤其是政治革命，無論何時，無論在何種情形與何種條件下，都是不能蒙蔽或削弱社會主義革命口號的。恰巧相反，它們總是促進社會主義革命，替它開展基礎，吸引小資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羣衆中的新階層來參加社會主義鬥爭。另一方面，政治革命在社會主義革命底過程中是必不可免的，因為決不能把社會主義革命看作是一舉而成的事業，而要把它看作包括有許多政治上經濟上的大震動，極緊張的階級鬥爭，國內戰爭，革命及反革命的整個時代。

固然，以用革命手段推翻歐洲三個最反動君主制度（特別是俄國君主制度）為條件，把共和制的歐洲聯邦這一口號提作政治口號，是完全無可非難的，但是還剩下一個關於這口號底經濟內容與意義的最重要的問題。從帝國主義底經濟條件方面看來，即是由那些佔有殖民地的「先進」的「文明」強國輸出資本和瓜分世界的事實方面看來，歐洲聯邦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不是無法實現，便是反動的。

資本已成爲國際的和壟斷性的了。世界已被極少數的強大國家，即是在大規模搶掠和壓迫其他民族的事業中獲得成功的強國所瓜分了。歐洲四大強國，即英法俄德四國，共有二萬五千萬至三萬萬的人口以及約近七百萬平方公里的面積，而它們所佔領的殖民地却有約近五萬萬（四萬九千四百五十萬）的人口和六千四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面積，即是差不多佔全地球面積之一半（全地球面積除兩極區域外，共有一萬三千三百萬平方公里）。此外還有亞洲三個國家，即中國，土耳其，波斯，現在被日俄英法這四個進行所謂「解放」戰爭的強盜弄得四分五裂。可以叫做半殖民地的（其實現在十分之九已成了殖民地的）這三個亞洲國家，共有人口三萬六千萬，面積一千四百五十萬平方公里（即差不多等於全歐洲面積一倍半）。

再則，英法德三國在國外的投資不下七百萬萬盧布。爲要從這筆令人快意的款項上得到「正當的」收入，每年三十萬萬盧布以上的收入，就有巨萬富翁們底全國委員會，即所謂政

府爲之服務，這些政府掌握有海陸軍隊，而把「百萬富翁」底子弟「安置」在殖民地和中殖民地，充當什麼總督，領事，大使，各種官員，牧師以及諸如此類的吸血鬼。

在資本主義最高發展的時代，少數巨大強國搶掠地球上將近十萬萬人口的事情，就是這樣組織起來的。而且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根本就不能有另一樣的組織。放棄殖民地，放棄「勢力範圍」，放棄輸出資本麼？誰這樣想，誰就是墮落到傳教師的地步，他每逢星期日都向富翁宣講基督教寬大爲懷，勸他們施濟貧民；當然不是拿出幾十萬萬盧布，而是每年拿出幾百盧布就行了。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成立歐洲聯邦，就等於成立瓜分殖民地的協定。可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除了實力之外，便不能有別一種實行瓜分的基礎和原則。這些百萬富翁無論與其他什麼人瓜分資本主義國家底「國民收入」時，除了「按資本標準」以外，是不能有其他什麼標準的（而且還要附加一點：務使巨大的資本得到比它所應得的更多）。資本主義就是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和無政府性的生產。在這種基礎上鼓吹「公平」分配收入，便是蒲魯東主義，便是市僧和庸俗人底痴想。瓜分是只能「按實力標準」來實行的。而實力又是隨着經濟發展進程而變動的。一八七一年以後，德國的加強，要比英法兩國快三四倍；日本要比俄國快十來倍。要測驗資本主義國家底真正實力，除了戰爭之外，便沒有而且也不能有什麼別的法。戰爭並不與私有制基礎相抵觸，而是這些基礎底直接和必然的發展。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各個經濟單位和各

個國家在經濟上的平衡發展是不可能的。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除了工業中的危機和政治中的戰爭而外，便不能有別的什麼辦法來恢復常被破壞的均勢。

當然，各個資本家間與各個強國間的暫時妥協是可能的。在這個意義上講來，建立歐洲聯邦，作為歐洲資本家相互間的妥協也是可能的：關於什麼問題的妥協呢？不過是關於怎樣共同鎮壓歐洲社會主義運動，共同保衛所搶得的殖民地，反對日本和美國，因為這兩個國家在現今的殖民地分配情形下是極端受屈的，而它們的勢力在最近五十年來加強的速度又要比那因年老而開始腐朽起來的落後的，君主制的歐洲快得無可測量。整個歐洲，與美國比較起來，可說是在經濟上停滯着。在現今的經濟基礎上，即是說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建立歐洲聯邦，就會是組織反動勢力去阻碍美國更迅速的發展。民主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只是與歐洲相連的那種時期，已經是一去不返了。

世界聯邦（而不是歐洲聯邦）就是我們認為是各民族在社會主義基礎上聯合和自由發展的國家形式，直到共產主義底完全勝利使一切國家，以至民主制的國家都完全消滅的時候為止。但是，把世界聯邦口號作為獨立口號，是未必正確的，因為第一，它與社會主義混合起來了；第二，它能產生一種認為社會主義不能在一個國家內獲得勝利的不正確的見解，以及對於這個獲得勝利的國家與其餘各國間的關係這一問題上的不正確的見解。

經濟上政治上發展的不平衡性是資本主義底絕對規律。由此就應得出結論：社會主義可能

首先在少數或且單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內獲得勝利。這個國家內獲得勝利的無產階級既剝奪了資本家，並在本國內組織了社會主義生產，就會起來反對其餘的資本主義的世界，把其他各國被壓迫階級吸引到自己方面來，在這些國家中掀起武裝起義來反對資本家，遇必要時甚至用武力去反對各剝削階級及其國家。無產階級在其中推翻資產階級而獲得了勝利的那個社會底政治形式將是民主共和國，它日益集中這一民族或這些民族裏的無產階級力量去反對還沒有轉到社會主義方面來的國家。沒有無產階級這一被壓迫階級底專政，便不能消滅階級。若沒有各社會主義共和國對各落後國所進行的較爲長期的堅持鬥爭，便無法保證各民族在社會主義基礎上自由聯合起來。

正是由於這些理由，所以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國外支部代表會議上以及在會議以後再三討論了這個問題的結果，中央機關報編輯部便得出了結論，認爲歐洲聯邦口號是不正確的。

一九一五年八月二十三日刊載於

社會民主黨人報第四十四期。

無產階級革命底軍事綱領（註三）

在荷蘭，斯堪的那維亞和瑞士，有些革命社會民主黨人反對社會沙文主義者宣傳要在現今帝國主義戰爭中『保護祖國』的謊話時，主張取消社會民主黨最低限度綱領中的『民警』或『武裝人民』這一老條文，而代之以『廢除武裝』的新條文。青年國際雜誌已開始了對於這個問題的討論，並在第三期上發表了一篇主張廢除武裝的社論。可惜，在格里姆（註四）所提出的最新的提綱中也對『廢除武裝』的主張作了一種讓步。在新生活（註五）雜誌和預言者（註六）雜誌上也開始了對於這個問題的討論。

現在我們要把主張廢除武裝者底立場仔細考察一下。

（一）

主張廢除武裝者所持的基本論據，是認為要求廢除武裝，就是最明顯，最堅決，最徹底表示反對任何軍國主義和任何戰爭。

可是，在這個基本論據中，恰巧又包含有主張廢除武裝者底基本錯誤。社會主義者若不背棄社會主義，便不能對任何戰爭都表示反對。

第一，社會主義者從來沒有，並且始終也不能表示反對革命戰爭。各個「大」帝國主義強國中資產階級已是澈頭澈尾反動的了，因而我們認為這個資產階級現在所進行的戰爭是反動的，奴隸主的和罪惡的戰爭。而反對這個資產階級的戰爭，又是怎樣呢？例如，受這個資產階級壓迫，受它支配或殖民地民族爭取自己解放的戰爭，又是怎樣呢？『國際』（註七）派提綱第五條上所謂『在這個橫行無忌的帝國主義時代，已不能有任何的民族戰爭了』這一說法，顯然是不正確的。

在二十世紀這個『橫行無忌的帝國主義』世紀底歷史中，充滿了殖民地戰爭。但我們歐洲人，壓迫全世界大多數民族的帝國主義者，本着我們固有的一種可惡歐洲沙文主義精神來稱爲『殖民地戰爭』的，却往往是這些被壓迫民族底民族戰爭或民族起義。帝國主義最主要的特性之一，也就是它在最落後的國家內加速資本主義發展，因而就使反對民族壓迫的鬥爭擴大和加強起來。這是事實。由此就必然要得出結論：帝國主義往往要產生民族戰爭。尤尼烏斯（註八）在其所著一書中擁護上述『提綱』時說：在帝國主義時代，任何反對一個帝國主義大強國的民族戰爭，都會引起另一個與之競爭，並且也是帝國主義的大強國方面的干涉，於是任何民族戰爭都會變成爲帝國主義戰爭。但這個理由也是不正確的。這種情形可能發生，但並不是常常如此發生。在一九〇〇至一九一四年時期中有許多殖民地戰爭，都不是循着這條道路進行的。舉例說，假使我們聲言在現時戰爭結束後，——如果這次戰爭是弄到各參戰國精疲力竭而結束，

「不會」發生「任何」民族的，進步的，革命的戰爭，譬如中國與印度，波斯，暹羅等國聯合進行的反對大強國的戰爭，那就簡直是說笑話了。

根本否認在帝國主義時代有發生民族戰爭的可能，這在理論上是不正確的，在歷史上顯然是錯誤的，而在實踐上就是鼓吹歐洲人中間所流行的沙文主義思想：我們是屬於壓迫歐非亞等洲數萬萬人民的那些民族的人，所以應當對各個被壓迫民族說，它們進行戰爭來反對「我們的」民族是「不可能的」！

第二，國內戰爭也是一種戰爭。誰承認階級鬥爭，誰就不能不承認國內戰爭，因為國內戰爭在任何階級社會中都是階級鬥爭繼續，發展和尖銳化的自然的表現，在一定情形下並且是其必然的表現。所有的大革命都證實了這一點。否認或忘記國內戰爭，便是陷入極端機會主義立場而背棄社會主義革命。

第三，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的勝利並不能一下子根本排除一切戰爭。恰恰相反，它是預定會有戰爭的。資本主義底發展在各個國家內是極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產下也只能是這樣。由此就得出一個確定不移的結論：社會主義不能在一國內同時獲得勝利。它將首先在一個或幾個國家中獲得勝利，而其餘國家在某些時間內將仍然是資產階級的或資產階級前期的國家。這就不僅會引起磨擦，而且會引起其他各國資產階級公開企圖撲滅社會主義國家中獲得勝利的無產階級的行動。在這種情形下發生的戰爭，在我們方面便是合理的和正義的戰爭，

便會是爲社會主義，爲求其他各國人民從資產階級下解放出來的戰爭。恩格斯在一八八二年九月十二日致考茨基的信中直接認定已經獲得勝利的社會主義進行「防禦戰爭」的可能，是完全正確的。他所說的防禦，正是指已經獲得勝利的無產階級防禦其他各國資產階級而言。

只有當我們在全世界——而不僅是在一國內——已經推翻，最終戰勝並剝奪了資產階級之後，戰爭才會是不可能的。如果我們把鎮壓資產階級反抗行動這一件在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時期中最困難最需要鬥爭的事情避開不說，或加以塗飾，那末從科學觀點看來便是完全不正確的，完全不革命的。「社會」牧師和機會主義者始終都甘願幻想什麼未來的和平的社會主義，但他們與革命社會民主黨人不同的地方，也就在於他們不願想到，不願思索爲實現這個燦爛未來而必須進行殘酷階級鬥爭和階級戰爭。

我們決不應容許人家用字句來欺騙我們。例如，有很多人仇視「保護祖國」這一概念，因爲露骨機會主義者和考茨基主義者用這個概念來遮蓋和掩飾資產階級在這次強盜戰爭中所說的謊話。這是事實。但這並不是說我們應當忘掉對政治口號意義的思索。在這次戰爭中承認「保護祖國」的口號，就不過是，絕對不過是把這次戰爭看作「正義的」，適合無產階級利益的戰爭，因爲軍隊侵入別國在任何戰爭中都是可能的事情。被壓迫民族方面在它們反對帝國主義大強國的戰爭中，或已經獲得勝利的無產階級方面在它反對資產階級國家裏某個加利非（註九）的戰爭中否認「保護祖國」的口號，那就簡直是愚蠢了。

如果忘記任何戰爭都不過是政策用別種手段的繼續，那在理論上是完全錯誤的；現時的帝國主義戰爭是兩個大強國集團所進行的帝國主義政策底繼續，而這個政策是由帝國主義時代各種關係總和所產生所滋養着的。但這個時代又必然要產生出並且滋養着反對民族壓迫的政策和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政策，因此也就可能並且必然會有：第一，革命的民族起義和戰爭；第二，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戰爭和起義；第三，這兩種革命戰爭底匯合等等。

(二)

此外還要注意到如下一個概括的理由。

一個被壓迫階級若不力求學會使用武器，獲得武器，便只配讓人把它當作奴隸看待。我們若不願做資產階級和平主義者或機會主義者，便不能忘記我們是在階級社會中生活着，除了階級鬥爭外，再沒有而且也不會有其他一種擺脫這個社會的出路。在任何一種階級社會中，不管它是建立在奴隸制度上，農奴制度上，或如現今這樣建立在僱傭勞動制度上，壓迫階級總是擁有武裝的。不僅現時的常備軍，而且現時的民警——甚至在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例如在瑞士，——都是資產階級用來反對無產階級的武裝。這是無須特別說明的最淺鮮不過的道理。只須指出所有一切資本主義國家都用軍隊來反對罷工者這一事實就夠了。

資產階級用武裝來反對無產階級，是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一個最巨大，最重要的基本事實。當有這樣一件事實存在的時候，却有人勸革命社會民主黨人提出「廢除武裝」的「要求」——這就等於完全放棄階級鬥爭觀點，棄絕任何革命念頭。我們的口號應當是：武裝無產階級來戰勝和剝奪資產階級，並解除其武裝。這是革命階級所能採取的唯一策略，是從資本主義軍國制度底全部客觀發展中產生出來的策略，是這種發展所絕對要求的策略。無產階級只有把資產階級解除武裝以後，才能根本廢除武裝，而不背叛其全世界歷史的任務；無產階級無疑是會這樣作的，但是只有在那個時候，無論如何也不會在那個時候以前。

現今的戰爭，在反動基督教的社會主義者和慣於流淚的小資產者那裏所引起的只是悽慘和驚慌，只是厭惡任何一種運用武器的行為，厭惡流血，厭惡死亡等等的心理，而我們却應當說：資本主義社會向來而且始終都是沒有終結的悽慘。如果現今這次最反動的戰爭給這個社會準備着悽慘的終結，那我們是沒有任何根據來感覺絕望的。當人人都看見資產階級親自引起唯一正當的和革命的戰爭，即以反對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為目標的國內戰爭時，廢除武裝的「要求」，更正確些說，廢除武裝的夢想，客觀上無非是絕望底表現。

假如有人說這是脫離實際生活的理論，我們就要請他注意兩件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事實：一方面，是托拉斯底作用和婦女在工廠中作工底作用，另一方面，是一八七一年的公社和俄國一九〇五年的十二月起義。

資產階級底事情是要發展托拉斯，把兒童和婦女驅進工廠去。在那裏折磨他們，腐化他們，使他們陷於極端窮乏的境遇。我們並不「要求」這種發展，並不「贊助」這種發展，我們是反對這種發展的。可是怎樣來反對呢？我們知道，托拉斯和婦女在工廠中作工是進步的。我們不願意退轉到手工業，退轉到壟斷以前的資本主義，退轉到婦女專在家裏工作的時代去。而是要經過托拉斯等等前進，並且越過它們而進到社會主義！

把這個議論稍微改變一下，便可用來論斷現時把人民軍事化的制度。今天，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不僅把全體成年壯丁軍事化，而且把青年軍事化。到明天，它大概就會把婦女也實行軍事化。對於這種情形，我們應當說：那就會更好了！快點前進呀！進行得愈快，則為反對資本主義而舉行武裝起義的時機也就會愈加接近。如果社會民主黨人不忘記公社底例子，那他們怎麼能為青年軍事化等等的情形所嚇倒呢？這並不是什麼「脫離實際生活的理論」，並不是什麼空想，而是事實。如果社會民主黨人竟不顧一切經濟和政治的事實，而否認帝國主義時代和帝國主義戰爭必然會使這些事實重演的趨勢，那就真正糟糕到極點了。

有一位目視過公社情形的資產階級份子曾於一八七一年五月間在一個英國報上寫過：「如果法蘭西民族盡是些婦女，那它該會是何等可怕的民族呵！」。婦女和十三歲的兒童在公社時期，曾與男子並肩作戰。在將來為推翻資產階級而進行的戰鬥中，也必然會是這樣的。無產階級的婦女，決不會消極觀望，聽憑那些武裝精良的資產階級去槍殺武裝惡劣或毫無武裝的工人的。